

(香港)梁凤仪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香港最新畅销书

心涛



I. 475
638

香港最新畅销书

心

涛

(香港) 梁凤仪 著

00405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九四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涛/梁凤仪著.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4.1

ISBN 7-02-001828-9

I.心… II.梁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 IV.I247.5

责任编辑:曹 晖 彭沁阳

美术编辑:柳成荫

封面题字:黄乾亨

封面摄影:陈 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 1/32 9.5625印张 8插页 205千字

1994年1月北京第1版 1994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 50,001-80,000

定价 7.55 元



作者像

序

平凡人表面上过着平凡的生活，其实一样在心上会有难以遏止的波涛起伏。

《心涛》不是个豪门争斗的传奇。它只是个普遍地存在于大都会内的属于很多人的平凡故事，唯其如此，更希望把它写出来，帮一些有类同经历与相似感慨的人吁一口气。

对于在二十世纪大都会内奋斗的女性们，经常会有大同小异殊途同归的委屈、为难、幽怨、凄伤与彷徨，我们未必需要同声一哭，但要互相鼓励，贵相知心，再行努力下去，争取我们终归会得到的幸福。

只要我们记着，在平凡的生活里，人人都会有机会犯错、都会有被受欺压的事件、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，最要意志坚定、深信不疑的是好人一定会有好报。这个信条会令我们心里激起的汹涌波涛变得壮观瑰丽，使我们平凡的生活始终会得到深刻的以及丰盛的酬报。

梁 凤 仪

众所周知，黄大仙庙的香火鼎盛。

不论人、鬼、神，只要有求必应，自然其门如市，客似云来。

故此，有哪一间庙、哪一座坟、哪一家人是门庭冷落车马稀的话，千万别怪人，理应自责。

我自问既识做人又会做事，故此，朋友广、亲戚多，生活热闹，常常忙到人仰马翻，不能自己。

汤阅生就经常皱着眉头，半认真地说：

“希凡，我们家门口应该摆个随缘乐助的善款箱，受过你帮助和照顾的人，如果肯捐赠些少，我们怕也有笔可观的外快。”

丈夫这番幽默说话，我也不知如何反应，弄不清楚他是埋怨还是赞美。

倒是女儿好，汤育德才九岁，就晓得说：

“是妈妈人好，人人喜欢她。”

她哥哥汤育智随即拿本杂志就敲到妹妹头上去，说：

“瞎巴结！我就知道你想有求必应。”

育德被她哥哥这么一说，红了脸，立即握紧拳头捶打他。

两小兄妹才相差两岁，往往既相爱相亲又喜相斗，整天闹得天翻地覆，家无宁日。

很多时吵得我无法集中精神把带回家来的文件批阅，

白白地在翌日又得原封不动地携回办公室去。

吵的原因还有另一个，这个就更不好讲出口来了，免生误会。

所谓“做人新妇甚艰难”，自古皆然。

我嫁了阅生十多年，都跟家姑同住，撑得算是不错了。最低限度街坊邻里没一个会说我们婆媳有轱辘问题，那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。

家姑其实像一般的家姑，并非好相处的人。

不是自赞，我的忍耐功夫涵养是真没话说的了。

就好像她老人家喜欢宴客，老是在家里三日一小宴，十日一大宴，又一星期七日之中，总有四天在家里搓麻将，我都非但没有怨言，而且很算服侍得周到。

每逢有她的客到，总要菲佣落楼到街口那家饭馆加买几味菜式，或到菜市场去买两斤鲜虾、一尾鲜鱼，回家来分别白焯，或放在微波炉内一蒸，以便奉客。

如此张罗，就是怕菲佣的烹调功夫不够好，失礼。

所以说，回到家里来，要静下心来看书或批阅文件，根本是不大可能的事。

这并非抗议。

根本也不知有多少人羡慕我的际遇。

平心而论，我是各方面都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这就不能生怨言了。

大学毕业之后，我一边工作，一边考会计师执照，成为专业人才之后，加盟了本城最具规模的洋行德盛集团任职，一直到今天今时。

就因为我性格沉实，不尚虚浮，没有像现今初入社会做事的年轻娃娃女，三朝两日就讲跳槽，转工速度比电影院

换影片还要快，于是，在德盛集团内日益受重用。

到我这个年纪，就已经是集团财务部的主管，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份相当可喜的成绩。

凡事要讲积聚。

钱如是。

感情如是。

工作成绩如是。

年轻人一有草蜢性格，早晚会发觉自己一事无成。

在德盛集团内，跟我做了十年同事的人事部主管阮凯薇，就立下规矩，凡发觉求职者的履历上显示每年都转新工者，必不录用当主任级或以上的职位。

不是偏激，她有她的道理。

世间哪一份成绩不是熬出来的？熬得住，才见本事与能耐。

当初我一毕业就嫁给汤阅生，随即生了育智，既要持家理务，奉姑育儿，还要应付会计师的那些考试，日子好像不是人过的。

也不怕直说了，熬了一天相当紧张的功夫，人已虚脱，躺在床上差不多昏死，对丈夫的要求，哪能逢迎得体。记得有一晚，一定是阅生的心情不好，骂我：

“活脱脱像条捞了上岸的搥沙鱼。”

真叫我难过得瞪着双眼到天明。

眼泪没能流下来，其情更惨。

不过，我的这些苦难日子都熬过去了。

如果当初不忍，哪会有今日？

做人做事，都必须是忍无可忍，重新再忍。

今天的大好家庭，其来有自。

就最近，我把阮凯薇请来我家吃晚饭，饭后跟她坐到露台上喝茶吃水果，她就很诚恳地对我说：

“希凡，你的心好，故此有好报。真羡慕你有这么个家庭，无懈可击。”

我傻乎乎地笑。

我这人很怪，一讲到自己的情事，就会木讷起来。

反而是处理别人的个案或公事，话才会多而辣。

我答：

“无懈可击是假，都未有李嘉诚的身家。”

“有了李嘉诚的身家，你可能又缺了别的。”阮凯薇说：“你问问良心，你舍得拿你手上的什么来换更丰厚的家财？”

这话说得很有点道理。

我当然不好意思说，若拿我那宝贝家姑去交换李嘉诚身家的万分之一，我还是千肯万肯的。

这种幽默使不得，传扬出去，后患无穷。

汤阅生的愚孝再加老人家的霸道，真真不好惹。

阮凯薇又说：

“别说那李嘉诚，就我阮凯薇到今时今日，分别在三藩市、温哥华以及香港都有几个公寓单位收租，全给了你换一个汤育德或者汤育智，你肯不肯？真是的！”

阮凯薇白我一眼。

是多年的好同事，她也不怕把话直说：

“你呀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”

然后又管自叹了一口气说：

“这个圣诞节假期如何度过，我还在张罗担心，孤家寡人的痛苦，你这有儿有女有家的人知道得多少？”

这其实不难想象。

曾有一晚，我到人事部去，就听见阮凯薇的秘书拼命摇电话，给阮凯薇凑麻将搭子，找了好多家，都没有着落，最后听到她跟对方说：

“你问问冯小姐，不喜欢搓麻将不要紧，可以跟阮小姐吃完晚饭，聊聊天或看一场电影。”

然后，又听她没精打采地说：

“是的，是的，已答应去餐舞会就不能变更了，改天再约冯小姐吧！”

听得我心里发毛。

怎么在人前威风八面、身光颈靓的一个人，会得在人后如此落泊苍凉？

我原本是要跟阅生到亲戚家吃饭的，当时实在于心不忍，明知要挨阅生的骂，也决定由得他单刀赴会，我就叩了阮凯薇办公室的门，把头伸进去，笑嘻嘻地说：

“喂，我今几个晚上没有节目，丈夫把我遗弃了！你有空陪我吃顿饭吗？老正兴搬了新址，我还未上过去试菜呢！”

话才说完，就见阮凯薇笑到眉梢眼角去。

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上床、入梦前的十五分钟觉得寂寞，已经是很难受的一回事了。

一下班就已铁定自己那无主孤魂的身分，真是凄凉得不近人情。

尽我这朋友之道，无非一晚半晚。阮凯薇有多少个这样的晚上，怎么敢问。

自从陪过她那一晚之后，对阅生和两个孩子固然额外亲切，就是待家姑、对菲佣都倍加和颜悦色，实在觉得他们对我的人生有莫大贡献。

自己的幸福,心知足矣,当然犯不着在人前展览,招摇过市。

于是我对阮凯薇说:

“我也有我的忧虑。正如你说,人生哪有事事尽如人意的,我就怕好景不长,平地一声雷,会有件始料不及的祸事发生在自己身上。”

并非为安慰对方而说的假话。每念及此,我会心惊肉跳。

有时胸口隐隐作痛,我就想,怕是生乳癌了。

一阵子看阅生有点神不守舍,更慌,这年头男人闹婚外情不知凡几。

这些杯弓蛇影,说出来似笑话,可是呀,真能威胁着我的。

阮凯薇很认真地想了想道:

“说得难听一点,生活总是热闹的好,管它是悲是喜,总之精神有寄托,别甩甩荡荡,浮浮泛泛地就好。

“我呀,宁愿闹一次大大的失恋,呼天抢地,痛不欲生,好过没有恋爱。”

我哈哈大笑起来。

笑中其实应该有泪。

“凯薇,你是个标致人儿,怎么会没遇上个适合的人?是心头高之故。”

阮凯薇摆摆手道:

“你别跟我来这一套。恋爱这件事真是宁缺毋滥,根本想滥也滥不来,是自己的心不情愿。远的不去说它了,我们德盛集团的区信新董事,一天到晚上迷迷地盯着女同事,那副猥琐相真令人作呕!这种男人一个中环足有上万,问题

只是你肯不肯跟这种人走在一起。分明质素是有着云泥之别的两个人，他偏偏是看中你寂寞难耐，就以为自己功不可没。算了算了，我宁愿孤单至死，也不白便宜他们。”

跟阮凯薇聊了一个晚上，她心情舒畅多了，我呢，看到朋友开心就乐。

真的，在自己周围的人经常是苦瓜似的面口，自己又能安乐到哪儿去。

有些人就是活着也不明白这个道理，老是怪责朋友爱跟当时得令、风生水起的人混在一起，说这是高攀、这是虚荣。

其实不然。

如日中天、笑傲江湖者活得既开心又有信心，在他们的圈子内相处，人也自然轻松活泼起来。

跟在愁眉苦脸的人身边，讲的话酸溜溜，顾忌多多，行动又闪缩，简直是船头惧鬼船尾怕贼，那有什么情趣呢！只有把自己的精神拖垮而已。

这天，一个活生生的现成实例就放到我跟前来。

秘书提我晚上有旧同学每月的聚会，我老早说好了不打牌，只吃饭，故此，在公司忙到七时才下班，徒步到中环的苏浙同乡会去。

一个贵宾厅包下来，足足开了好几桌子麻将，打得噼噼啪啪震天价响，不知有多兴高采烈。

我逐一打过招呼后，发觉萧虹独自坐在一角，无聊地翻杂志，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轻蔑神情。

这位老同学出道最早，毕业后，才两三年就已名满本城。

凡是看书的人不会对萧虹这个名字陌生。

她是香港的著名作家，到如今，著作多得很。

艺术多少要带着天分的人去发展才易于有成绩。萧虹的写作天分，早在大学时代已经表露无遗。

我们大学一年级，全要强迫修读中文，学期告终，既要考试，又要作文。人人都头大如斗，坐在图书馆内，把一枝笔头咬烂了，面前的那张纸还是白雪雪的。班上差不多人人都有交白卷的危机。

然而只有萧虹例外。

她跟高年级的男生跳舞跳到三更半夜，才回宿舍去，一屁股坐下来，摊开纸笔，沙沙沙的不消一个钟头就大功告成。

同学们都给萧虹起了个浑名，叫钟无艳。

相传她有一把有法术的扫帚，洋洋万言，一扫而就。

太令我们羡慕了。

故此，当大学同学们都在利用课余时间，找份中学生补习来帮补生活费时，我们的萧虹已是城内几份报纸的专栏作家。

稿费不怎么样，但总算名副其实地名利双收。

一毕业，就有出版社跟她签约，当全职作家，这下来就真一帆风顺了。

我们这班同学开头在社会上工作的几年，真的捱得金睛火眼，谁不尝试过每周工作七天，每天工作十六小时的滋味？

谁未曾试过直挺挺，站得像僵尸似的，被上司当口当面骂个狗血淋头？

只有我们的萧虹大作家不用受这些凄苦。

谁惹她不高兴，她还可以在专栏内加两笔，骂人骂到骨

子里，又奈何她不得。

然而我还是很敬服她的。

一则为她的作品的确好。

这很重要，买她的第一本书是交情，第二本是偏心，第三本呢，必须是觉得物有所值。

市场最现实，也最公正。

否则，任何人召集了亲朋好友，立即可被捧成大明星、大歌星、大作家、大画家了。

二则萧虹真的人如其文，潇洒脱俗，兼仁厚大方。

这是差不多可以肯定的。

任何艺术品都盛载着创作者的灵魂，正如婴儿结集父母的精血，必有品性气质上的遗传一样。

当萧虹大红大紫的时候，我们成班人围拢着她要她亲笔签名，她会显得面红耳赤，说：

“老友记别开我这种玩笑，成不成？”

萧虹在熟朋友跟前的娇柔，竟令她的面相更好看。

当然，她也有固执的时刻，犹记得多年前，有一次类同今夜的同学聚餐，不知谁个调皮男生口没遮拦，道：

“我们萧虹现在是文化界的巨星，那个叫什么宋渝的，小说越写越难看，真的不知所谓。”

萧虹一听，当即沉了脸，道：

“请别这么说，物伤其类，将来有日有人也这么说我了，我真是会很伤心的。宋渝写小说时，你和我都在穿开裆裤子，要娘换尿布过日子，凭什么资格贬低人家二十几年的成绩？她的巅峰期分数就是至高成就，一定要永远致敬。”

萧虹认真的态度，的确令那口不择言的同学很没趣。

她只是不管，直斥其非。

我倒很站在萧虹的一边。

尤其同行不相妒，这份器量实实在在难得。

读书明理，旨在教养，萧虹是得道者。

浪迹江湖，经常遇到枉读诗书之徒，对萧虹的举止就更觉可取。

近年，萧虹的书听说是走了下坡了。

就算是真，也不足为奇。

花无百日好，人无一世运。

红过了就是成就。

这是萧虹当红时的思想与理论，故此我并不为她担心。

看她独坐一隅，于是走过去跟她聊天。

“看画报？”我问。

“你这人，没话找话说。上餐馆问人家是不是来吃饭，难道来拉屎不成？”

我哈哈大笑，再问：

“有什么好文章？”

“会有什么好文章。人人混日子，骗稿费。”萧虹用手指弹一弹画报说。

“最近没有文坛新星吗？”

“说笑，要捧电影明星还可以，一张脸一副身材都有本事以假乱真，你看，你看！”萧虹指着那画报的几个当时得令的艳星道：“单独是脑袋不能换。有脑的人这世上有多少？要捧文坛新星？捧到地老天荒，都没能捧出一个半个来。”

我还是吃吃地笑，忸怩了一下身子，慌忙胡乱找话题：

“听说近期那个叫陈秀珍的作家，小说很受欢迎。”

“单听名字就吓死读者。”萧虹说。

我显然是搞错话题了。

说实在,我觉得陈秀珍三个字并无不妥。

潮流不同了,从前影坛上有的是夏梦、林黛、尤敏、乐蒂、凌波,现在有的是周润发、刘德华、李美凤、戚美珍,不一样红?

现代人需要生活真实感。

也重视诚意。

以真名真姓上场,已被群众接纳而成时尚。

所以,作家叫陈秀珍没有什么不妥。

然而,我看萧虹的口气与脸色不很对劲,不适宜把这番道理发挥下去。

可又忍不住说:

“你读过那姓陈的作家的作品吗?”

萧虹摇头:

“怎么成家?要有风格、有系列、有特色,才能成家,差得太远了。”

没有拜读过作品就批评,公道吗?

若再在这些问题上磨下去,我怕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住。一种凝重的不安感觉,已渗透全身。

我凝望着萧虹,忽然有着难堪。

“为什么不搓麻将?”她问我。

“刚下班,这阵子功夫多。”

“真奇怪,我看现今有份工在中环的女人,无论如何,总要在办公室里磨到过了七点才下班,否则建立不起那女强人的形象来。”

我骇异地望着萧虹,没有回话。

“怎么了,什么时候才吃饭?”萧虹把手中的杂志扔在一旁,叉起腰来问:

“香港人不讲品味，总之不搓麻将就是末日。”

搓麻将其实没有什么不好。一个社会要安宁，必须人民有精神寄托。不是人人都可以工作和恋爱二十四小时的，更不可能把余下来的时间光用在祈祷上，于是正常娱乐轻松的节目越多，人反而越开朗，不会抑郁，不会郁闷，不会烦躁，更不会闹事。

说句笑话，香港一进入马季，社会都安宁得多。中国社会若没有了麻将，最低限度，家庭离婚案会骤增。晚上与假期节目短缺所造成的精神压力，对社会繁荣与安宁没有好处。

怎么我忽然之间有这么多观点与萧虹产生差距呢？

催着客人入了席之后，老同学差不多个个都春风满面。我们这一批同学都已在社会上干了十年八年事，开始成熟，碰巧移民潮又走掉不少精英，正合了天时地利人和，于是都在事业上得心应手，渐入佳境。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事在必然。

别个不说，就是杨展雄最近就一连升了两次官，在政府部门内跳升速度之快，令人叹为观止，于是同学们都先向他举杯庆贺。

坐在我身旁的萧虹喝完酒，竟说：

“老杨，谈谈你这末代高官的感受，让我有些小说灵感吧！老实告诉我们，中英关系这么恶劣，你办起事来，会不会有种在英廷作鹰犬的感受？”

萧虹这番话，令我微微吃了一惊。

虽说是同学不妨直话直说，也心知肚明今日的政府官不好当，但总不至当口当面把人家说成是走狗似的，固然有伤仁厚，也欠公平。